雙峯先生存藁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三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于南國次對之貴又峻陟于西清匪睠上衷曷良異數竊以久任之法在昔非無寇君頎借于一年止

爲請留而少駐黃霸雖稱于八載蓋亦既去而
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
三命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
蚤結宸旒徧儀朝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
封駁瑣闈大展回天之力不肯尺枉力求外庸
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默行于
[illegible]庶民自得于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爲邦而

罔本分毫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日召用僉曰允諧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爲大才而少屈擇居侍從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旣以慰其戀闕之思又以寵其殿邦之績只恐繭絲保障難留舟楫塩梅即聽賜環靡容臥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昔蒙賞音于山水之間而今有敝廬在帡幪之

下感既深而喜亦極言有盡而意無窮望滕閣之鶩飛難陪客從附衡陽之雁去敢以書先

賀王侍郎除待制隆興啓

兌膺紫詔榮鎮洪都峻西清次對之班增南國元戎之重且四海日望衣冠之從吉而九天細詢歲月之及期宜奏祥琴亟須召節斯民在襟帶江湖之地有田不秋明公挾康濟宇宙之才

視人猶溺少屈於外以蘇此方其官直氣敢言
剛腸疾惡爭是非于萬乘威嚴之所擊姦慝於
衆人趨附之時烏府早登抨彈不避螭坳旋立
言動必書掌帝制而對紫薇陟天官而比金鏡
玆淹二載遂拜十連霞落鶩孤之詞恍疑舊筆
春生秋殺之政殆是前身載瞻滕閣之遺規應
記王氈之舊物恐難稽于分閫當郎賀于宣麻

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展念北闕朝天之路曾覩後塵望西山捲雨之簾今依鄰燭廈一成而欲同燕賀地千里而莫遂鴻趨徒有筆端以寫心曲

迎湖南孫憲啓

抗章請外持節平反九郡桁楊喜見使星之動三湖泉石懽迎文伯之來然君子勇退之何高

以聖主屢留而兆得國雖左計公則全名其官

學抱真傳文推奇分雖嬉咲怒罵亦可衆口矧

泓涵演迤自成一家此亦緒餘未爲儁偉頃者

討論於史院與夫獻替於諫坡慷慨數篇不異

澹庵忠憤之疏輯編五典又過醉翁紀傳之書

旋領袖于賢關遽驅馳于荊壤切窺唐史嘗睹

陽城亦如是而三遷殆眞同於一律然而趣布

衣而居諫裂麻猶待于七年繇司業而浮湘剖竹止煩于一鄰雖形似之少異較名節之寔同矧摶風九萬里之初于焉斂翼今屈指二十年之後來也乘軺訪橘井以猶存問鶴僊而無恙少詢周道即趣曹裝某爲貧所驅瀕老而出憎當書獄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恕而戒淵魚之察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皆平

生方冊之所闕未審今世君子之肯售敢因半

面盡吐寸心指迷先建後山一瓣之香托庇續

詠杜老萬間之廈不我先不我後有如是之遭

逢取人暮取人朝頌弗忘於微賤

迎趙憲啓

顯拜雲章榮更霜節自司倉而持憲益瞻臺治

之尊旣出嶺而浮湘庸示公歸之漸統臨所暨

鼓舞斯同其官四海眞英五陵間氣流波濤于
筆下賀白詩辭燦日月于胸中間平事業三朝
通貴兩郡持麾峽水融川徧作有襦之詠洞庭
春草遂煩衣繡之行戴白垂髫左餐右粥遺愛
多留于荔子去思每切于榕陰遂勞四牡之光
華還領五羊之歛散如子見母似物再春逺民
甚歡公論則鬱謂五嶺皆炎之地衆所遲即六

轡如濡之車獨何淹滯亟命莫邪之別來爲紫

蓋之游或曰湖湘曠焉士棄此方久矣與鳥言

夷面之雜居習訟嚚然况雀角鼠牙之難辨此

俗之所深病而愚以爲不然凡下之俗之隆汙

視上之人而向背召伯聽而訟息臯陶明而刑

清得人如公何遜於古維城巳竦秉樞是期某

白屋一寒青衫十稔墮在獄吏之數徒守書生

之言然而疑罪惟輕慘者惜其漏網得情勿喜黠者咲其坐凝自知其難何特不恐有香一瓣政欲參避席之餘庇賀萬閉豈但作容身之計霜催九月秋滿千崖頓徐行李之驅亟有泥芝之詔

迎湖南岳漕啓

綸詔自天計臺易地駕輕舟而出灔澦持英節

而上瀟湘巳辭蜀道之難便覺長安之近只恐漕闕之路假爲歸袞之階此雖民言實占天意某官才全德備神和氣衷雖功名富貴之自求然將相公侯之有種方上登麟閣每念汾陽之極忠及晚識龍駒深嘆召公之是似銓曹胥掌戎監升華盍令赫奕之家聲盡還氣象于今日如魯公光周公之績如絛侯續絳侯之勛奚勞

原隰之驅未濶雲霄之步盡岳鄂君望有故家貔虎之營尚存而川陝平分亦古人牛馬之運斯在故頻周覽大展壯懷爰自梓潼移于衡嶽湖分南北雖有此疆彼界之殊民一歌謠不出去思來暮之語想因假道尚記攀車更能爲此而少留無不見公而大悅某自甘拙宦羞學時縱既不狥人而走趨安能與世而諧合知難伸

于扇蠖頌將夢于鱠鱸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非
敢祈于私請堂莛千里門逵千里碩廣布于上
恩

迎河漕啓

抗章請外攬轡載馳賢者建臺闔郡誰不舉手
直臣去國有識甚爲寒心恩雖徧于三湘勢恐
輕于九鼎敢云私賀姑載公言竊惟臺諫朝廷

之要官出處君子之大致倘進退之機不決則聲名之全實難蓋富貴如醴醲之醉人愛之者鮮不落其機穽而君父如雷霆之在上畏之者誰敢抗其威嚴自非先辦于拂衣詎能力進於苦口是以歐陽公之于河北蔡端明之于閩中皆從諫披旋領漕運夫二公之始計豈頓絕為此行然兩全之實難祗有不合則去至今言史

尚照丹心如或顧戀于其間必將噤嘿𠕅衆語一時之榮華固含羞而得矣萬世之議論誰倒水而洗之孰謂于今又見盛事某官卓然忠義之致主凜乎行止之過人項在臺端已著乘驄之節暨居諫省復見逆鱗之忠蓋今風俗委隨論說淺陋三綱不立四維不張內未建於國儲外常防于敵侮此愛君者所當流涕而太息而

謀身者以爲閑暇而偷安自非我公誰吐素憤
曾傳鄭之弗布而削稿以爲忠諫草夜焚扁册
明發今以王臣之蹇蹇出爲使者之皇皇必能
激濁揚清裕民足國然當今歲頻厄常暘民憂
艱食而所恃寬政郡無素儲而又資救乏如補
者瀉者之交望用藥固難萬全然取之于之之
適宜活國自有老手宜寛督課之期限或除已

甚之科名內脉既殭外症自起至若按臨于寮屬尤當分別于正邪如君子得用而不閒以小人則天下可平而何況于一路𩕳高勁節毋忽狂言徐娭賈傅宣室之思而後曹裴舍人之趣則盛名全于終始清譽播乎古今某白屋一寒青衫十稔浪舍水雲漁釣之樂來踏錢穀訟獄之塵然而情必得眞耑使在縲絏而非罪人于

我奪將不待彈劾以歸耕確守書生之哀矜敢作俗吏之徤決豈意末路又竊餘光流水高山倘遇知音于今日掩瑕匿垢必歸全璧于他時老火回鞭凉風發軔敢請使軺之駕蚤符屬郡之聽

迎張提舉啓

擢從郡㝡光擁使華溯大江而上亘湖頗勞涉

逵從兩轓而持一節實賀遷喬候氣由關露誠籤室某官劍藏寶匣之古水貯玉壺之清名宦累年直要仰天而攀桂計程今日自當得地于判花尚分漢郡之符首說池陽之政文非桂璧盡布六龍御天之恩章上叫閽何畏九虎守關之勢丹扆闢而三歎清議爲之一伸尚欲激朱輪之心使知慕繡衣之貴寧追鋒之少緩頒沃

鑾以載馳閩郡耄嬰初不容于臥轍傳家事業
又復見於埋輪財貨本末知費經營貴賤奇羸
要從民便少勞散粟即聽持荷其委擲寸長奔
波斗祿小大之獄不能察懼天譴之難逃出納
之吝謂有司豈書生之素習終夕五起遶木三
依杜老萬間豈但蘄廣廈之庇南豐一辦更須
絫避席之餘

迎衡州余守

芝塗左右拔竹剖左符聽蒸水之風謡云何來暮露嶽峯于雲霄覩亦爭先舒徐晝戟之森梶耀彩衣之戲忠孝具美道路榮觀竊以在昔衡陽爲今劇郡雁峰占湘中勝槩之一石鼓與天下書院之三合江留昌黎栽竹之詩花光得山谷愛梅之句天低湖近星並臺高必深旒展之知

始昇繭絲之托其宫鍾七閩之間氣生四諫之名宗游及可破于大軏明珠能照于萸乘巳近長安之日奚分刺史之天思奉南陔之旨其莫如外便不戀東華之塵土尤見中存雖此邦財賦僅足支吾然在庭獄訟頗亦清簡纔歌有袴卽聽賜環某止爲饑驅墮在吏役舍水雲漁釣之樂渠桁楊朱墨之塵出納之吝謂有司邦賦

尚可小大之獄不能察民命云何與欲盡于瀛
州身欲逢于廣廈有天可獨肯容賊子之少偷
畫地以爲牢使古人之重歎臘將寒去春迤陽
來願劑量於天和以迎承於帝祉

迎潭帥朱殿撰

出矜起家建牙分閫四方負笈爭親道德之師
十乘戒塗尊作詩書之帥斯文未喪吾道將興

甚肯心見聖人名滿天下格物致知之學豈徒
師弟之傳敢時行道之心要盡君臣之義然而
州麾使節出則撫摩講席經筵入而啓沃每辭
軒冕歸臥山林席間之丈不虗戶外之屨常滿
夫豈時之肯舍其或道之未諧今者一札新除
再辭弗許麗神毫而親擬表天扆之勉行我兗
灼知盍起作百城之福達則兼善要盡行八緒

之言其白愧庸迂幸同巡管重闢起鑰政有望於發明一舸浮湘當自謀於親炙

賀朱卲交印

古著得日植蘇班春父老聚觀皆頂天而鼓舞學徒紛集將借地以依歸喜氣浮湘懽聲震嶽其官動靜語默無息非眞用舍行藏隨時各當得賢爲重知天語之難回孝道俱來覺人心之

自向別臨新治乃是舊遊登定臺而思于湖之醉吟望祝融而憶南軒之聯轡江山不改歲月驚馳巋然獨存暫屈元戎之臥護足以任重行遂大人之格非某仰止高山逢於湘水尺書貫厦蓋俗禮之末忝丈席凝香覬忠規之親受

賀周相交印

受命判藩涓剛入境老農相語長沙開府之幾

百年宰相鎮臨盛事而今纔一二見某官柱石老臣鹽梅舊弼養氣之浩而輕富貴俛就功名推道之餘而爲文章仰追盤誥入輔重華之久親逢一道之傳方隆巖石之瞻遽勇急流之退詔印屢煩于分閫辭綏至於回天忽念三年之勞歸具存家法豈比五湖之不返止爲身謀戒十乘以啓行荅九重之深睠然而潞公由許而再

相當公自汝以重登便恐鋒追徑還遷舊其項
蒙陶鑄今倚柄椽不惟脩小侯事上國之儀亦
當講門弟奉先生之禮宿官偏壘雖尚阻於登
龍贊喜高牙幸可凭于回雁

賀趙憲交印

渭剛布憲入境觀風周道載馳與春俱到嶽峰
亦喜無雲不開敢脩饋鯉之恭庸贊拂龜之慶

并官冰霜其操珪璧之姿賀白摘詞早淪銀潢之潤龔黃奏最屢更玉節之華登瀛乃宜浮湘似左然而民歌來暮士睹爭先遙想褰帷駐父老于節下不妨綏轡詢民瘼于道中號令一新歌謠四起第宗城之已棘恐使傳之難留某司廪爾功代庖猶愧郊迎匪遠將快覩于清明臺治相依更親承于愽約

賀孫憲交印

消辰入境攬轡觀風誦白粲萬艘之詩錦鄉又別哦紫蓋衆峰之句繡節初臨矧楚萍乃舊治之鄉而湘竹亦經行之處撫山河其無恙夾老稚以懽迎某官遠追六一之風流近復澹庵之氣節文章特其餘事忠義發于至誠着脚蓬山匪躬譔苑自此超遷之後夫何請外之堅似欲

今娟竈之羞故其作乘軺之遣其于名節決有扶持然而夜泊浯溪元結之碑猶在曉尋橘井丁仙之觀尚存少須此地以婆娑佇見朝天而獻納某卑棲小壘寄邇大臺既得近於按臨是將謀于覲炙夢尋三徑雖不遠于反爪庇托萬間庶可歸于全璧其諸心曲留俟面申

賀周帥相年啓

天吹半夜之東風雖從律轉公作九州之和氣
先送春來凢竊洪鈞之餘爭致碧油之祝其官
詩書元帥廊廟老臣約六經而成文玉堂事業
輔三聖之守道金鉉功名受詔保釐爲國臥護
賈傅自長沙而入對未容年少之比符周公征
東山而勞歸細數歲期而宛似梅報調羹之近
旋而再錫袞衣之光其無路展袴韡帕首之恭有辭

代列炬盡磬之賀爲酒介眉壽敢請待熟桃之
三共政圖舊人所頗聽宣麻之再

賀江西劉瀟冬啓

夜睹星珠呈瑞在斗牛之分曉瞻雲物可書昏
霞鶩之鄉端由賢者之薰慈密動天心之顯相
其官風霜峻節氷雪清規入華郎宿之躔班中
玉立出擢使星之次地上流錢仍擁碧湖之高

倍覺皇華之重巳添繡線行取青氈共相望江湖難覘履綦姑借一色共長天之水須作壽杯更將三點入鵷行之詩裁成誦語

雙峰先生存稿卷之四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裔孫 日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召自坤維入瞻天表九重渴想屢趣追鋒三接承恩亟陞聽履蓋濫員於政府姑寄足於從班某官嶽降甫申天生姚宋才堪大用氣吞諸子

而有餘事至敢爲身載兩儀而不重項者一星
之北去與夫萬里之西征執禮於氈帳之中群
蠻爲之徹樂植纛于錦城之上四川恬然安流
人所遲疑公能閑暇無蜀道之難有蜀道之易
是雪山之重非雪山之輕龍飛思見于儀刑吞
叢空悽于戀慕扁舟出峽匹馬朝天昔者文潞
公自益州而召還趙清獻由成都而入覲匪孫

大政即昇副樞喜五星今聚于槐堂而一一亦來
從于銓棧或極輔相彌綸之功而首登于揆席
或破祖宗拘攣之制而决勝于籌帷盡踵前模
尚稽正拜綦而復起喜且自驚于大賢之遇雖
若淹田論小人之私此爲機會盡聖世一新于
薦法而秋卿可舉乎獄官此非人力之使能是
乃天心之嘿相顧上星辰于黄道亟施雨露于

枯池昔者為隣尚有乞醯之與今而專柄諒無
刓印之疑尚且疾呼是亦有說蓋見收于門下
郎可比之職司在今外路之難求殆與登天而
無異恐郎延登於當軸又勞宛轉於他門是非
不收豫章之材已殊親佩豐城之劒幸從隗始
亟達舜聰雖一字華衮之褒動四海綈袍之望
然觀前輩吹嘘之賜首及故鄉流落之人不自

我後不自我先已知幸矣毋失其親毋失其故
公亟圖之燕賀廈之萬間鵲遶枝之三匝俱形
紙筆尤極汗顏

上趙壚啓

一投櫪刺登門何啻于登龍再上韓書相士敢
比之相馬寓言見意托物宣心庶不負錢騣鏡
目之神奇便可逢竹耳風蹄之吟賞竊以看雲

八尺始號驊騮散身五花端爲騏驥然管夷吾問道于已老之後燕昭王市骨于既朽之餘此而後知不如其已有能因一過而空冀北斯亮乗兩耳而服鹽車奈何俗眼重輕于驪黃牝牡之間不與此族分別于騅駓駰駱之細是以慼價有譽緑耳銷聲款段得名赤兎減價故東坡先生謂世上曾無伯樂而南溪太史謂人中難

得方皐載觀前輩之容嗟盍重後來之甄別基

才小鄭駟枝正黔驢囬旋叵試于蟻封踸踔雖

追于駿足平沙淺草野性本安朱勒雕珂官途

湯往羈絆有際于朱墨鬃鬣徧滿于風沙旣不

能顧影驕嘶而乞憐于主人又弗肯獻舞呈技

而買咲于衆口但有失瘦而棄其外誰爲畫骨

而得其眞望五百金之價而人不酬閱十二閑

之榮而身不到伏櫪有千里之志敢因醉後以
高歌垂顧增三倍之高或謂時來而可待其官
龍顏之胄麟趾之孫八駿聯飛望堯階而濶步
四牡于邁歷周道以爰詢無問幾何價而幾何
行不欲稱其力而稱其德凡入王良之御可空
韓幹之圖我于是驤首而試鳴公毋謂自鬻而
賤售銀鞍覆帕果歸使者之轡銜青絲纓頭當

爲明公而馳騁

上豐漕啓

龍門岌業便風未掛于片帆虎節驅馳封侯得輕于萬戶既快先覩輙敢自媒或云不諧于躍金必也有疑於按劍然古人捫虱而譚當世之事遇合止在于片言而識者知馬而空冀北之群顧盼亦决于一遇情苟相契理不待遅何必

三上書始逢一舉手恃此無恐僭焉有陳伏念某學淺而蔽深齒強而才弱著書將以傳世欲橦破煙樓而無此鞭爲政志在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蚤敢云於鸞棘令政墮於馬曹羞面見人低頭搏飯小大之獄不能察常如痛痒之切身出納之吝謂有司但覺塵埃之滿袖自憐不肖可謂至愚以二中四下之才了三平二

淆之事而況懶掉乞憐之尾恥求厚祿之令計故瑟雖工擊節誰聽踰歲方聞於破白清時絕說于飛黃自斷此生分付造物列古道一頹之後當仕途九折之艱朝廷以拔才而養國脉之根縉紳以薦士而買權門之咲固有朝攜濶扁莫郎光華執此爲百發百中之機目之爲萬舉萬全之策間遇慷慨者亦徒太息焉蓋以勢既牵

聯理難拒却諫拔言路誰無避禍之心政省從
璜皆有求福之望勢不獲已情更可憐側聞下
風殊激懦氣公之薦士不肯以人而以已士之
求公不致涣賢而挾誠洗盡一時凡陋之私端
是八使澄清之表忻聞奇特之舉頓生距躍之
心若不能鳴是爲自棄伏遇某官所立卓爾議
議潛然爲清朝氣節之宗發以之勁直有先任

典刑之舊此笏乃甘棠自狀節於大臺其蜚聲于屬部案牘如山而親爲之剖決朱墨旋蟻而不累其清明吏則氷霜民焉雨露當三春之晴麗駕六轡以咨詢止舍而察官吏之貪廉駐車而問父老之疾苦要令楚江潤遠之地如近堯階咫尺之天然巡行郡國之初正搜拔人才之際伏望主盟公正收拾孤寒俯憐搶榆决起地

之卑願借吹噓送上天之力得之眉睫揷以羽翰求之與與之與誠千造化知我者罪我者盡在春秋

上劉大諫陳情啓

朝廷正士方首列于諫垣門下書生欲誠祈于恩造若不訝其直前而按劍則必咲其不祥而躍金然須沐禹門之化鱗且今傍鄭鄉之索米

藉此以爲之地于于獨有之天伏念某識鑒早昏學殖又落自叨進士之科級未脫選人之火坑人謀變化而擨騰巳獨回旋而踸踔蓋有挾者其售易無援者其進難而况相馬者止觀牝牡驪黄不復求乘千里之足嗜音者祇喜伊凉胡部誰肯賞朱絃三嘆之音浩歎此生分付造物其來絜絜其容栖栖然今公道一新英才四

集委瑣寸木尚思自售突兀大厦可不謀安涸轍無依師門有請昔文忠公之于坡頴也初汲之于衡鑒而後薦之于淸朝昌黎伯之于籍湜也始示之以範模而終譽之于當世偉人今出盛事昔齊加長綆埀汲之時甚高屋建瓴之勢以文章之伯所向爲人才之主盟以臺諫之尊出語係天下之輕重倘隻字片言之披拂則一

路諸司之祇承伏望憫其孤寒賜之特達已拜
鑄顏之惠重施薦禰之恩再念某鬢將颯于二
毛宮欲書于再考梗楠難種烏兎易飛其望卵
而翼之不啻渴而饑者矧宸極與大忠之稷契
而宰柄求同心之蕭曹恐匪朝伊夕之間有並
相合處之賀位登兩府禮絕百僚則攀援之愈
難雖叫呼之何益飛聊城之箭願早發于鳴絃

收滄海之珠無亟懷于至寶

上吳倉啓

賜言之寵已懷采菲之深爲計非忙是亦望梅之切伏念某才焉髮短術則綢蹤豹窺一班文未還于簡古蝸爭兩角訟安决于是非身有孤寒袖無潤扁雖定天山之三箭尚需驪頷之雙珠自供走趍加惠推挽着鞭先路詎求速化之

方虧簣爲山深恐前功之廢而況及瓜時者八朔颯蓬首之二毛驚烏兎之易飛嘆梗楠之難種倘近舍于甫湜有識未收雖屢獻如卞和皆疑弗予望華衮之一字比中流之千金伏望念無援者其進難而垂成者其勢迫丹砂九轉而化鐵此特反手而可爲畫龍一就而點睛早使全形而飛去

上周相著作啓

以上相而鎮湘中孰踰威重持薄技而獻鈴下皆咲狂謀然長江巨湖之源委既通雖斷港絕潢而脉絡相貫特此理之無間斷故有言而忘賤貧竊闚眉山之坡仙嘗爲元祐之文伯不但泰黄黎秉晁張扶輪雖西湖之詩僧與羅浮之道士凡有尺寸之技皆從杖屨之游或擊節而

嘗音或因病而用藥如劉左藏曾插菊花之句則屢形稱嘆如毛法　分付湖山之詞則直至挽畱或忌波瀾之早者欲收斂其豪或揮煌樓之破者欲直指其玅允為先覺頓悟後來而況周公師保之尊寧忍韓門弟子之棄鄙者不度僭焉自鳴恭惟其官千載眞英三朝元老養氣之浩而輕富貴功名尚為等閑推道之餘而為

文章翰墨特爲游戲幼誦五誥長窺一斑粹然
而出則爲韓昌黎油然而光則爲歐陽子有書
千卷作宋一經適際三年東歸之初來重千乘
元戎之討鷗盟鷺約素知進退之輕衮衣繡裳
又况迎歸之近尚鬱巖巖具瞻之望敢恃循循
善誘之仁斐然成章率爾而對伏念某性天不
爽才地豈寬粗工舉子場屋之文未改少年童

篆之習頗厭浮華而靡于外尚恐相馬者多在驪黃牝牡之間亦慕根蔕而約于中又疑聽音者不嗜簡古淡泊之味簾窺壁聽未抉眞機齒豁頭童恐孤此世廢卷感嘆搔首徘徊盡寫膏肓願施箴砭若取胸中之蟠鬱妄言天下之是非未敢直前恐譏於世願乞保釐之暇少覩觚觚之章摘其迂疎指以近似侯喜之文似西漢

敢過望于品題後山之香爲南豐但願承于宗派

謝沈帥薦舉啓

元帥持荷已異前來之推轂春秋褒衮況當今日之埋輪人之重而事之初擇必精而與必審寵先籃縷拜次淩兢某托地羇單受天癡薄東塗西抹甚慙三五少年之時北走南飛姑爲一

幷求活之計低頭栖枳轉眼及瓜亦有收下體
之菲葑作在門之桃李初謂令與職之相去止
如唯與阿之幾何豈逢者明爲酌輕重吹噓拔
拂而升高自下宛轉成就而爲山不虧似憐骨
薄命寒如鮎上竹且使梯陛級轉若蟻緣階載
窺蠹墨之光尤下愧顏之汗儒者之於學豈文
士譏金擊石之奇工廉而濟以勤必古人酌泉

運蹇而無愧褒題過甚稱愜良難伏遇某官筆
豪從臣縉紳前輩元戎十乘倚方叔之壯猷作
命三篇念甘盤之舊學將闢東閣而相奇士先
留南楚而睨衆材弗棄寸長以當首選某敢不
畧龜虵圖報之凡語勵冰霜思荅于巳知然而
鶚表雖榮龍門難遇求玉又求劍敢懷貪得無
厭之心見牛未見羊或許申以小易大之請

謝趙墉薦舉

微官自縛未登元禮之龍門使者來歸首出孔
融之鶚表捧函目恍下拜神驚竊覩昔人汲引
之甚公以為群才渙散而難識偶有未熟于巳
亦必加訪于人是以吉甫之佐唐託諸裴垍以
薦士疏列三十餘輩用無一二或遺編簡流傳
縉紳嘉歎恭惟使表端是相基既難徧覽部中

之英亦或共評天下之士庶幾相與推轂不致少有遺珠以今日薦揚一路而下之則他日旁招庶位亦若此豈期幺麽得與斯榮其身也一寒進焉九折文多滯思欲撞破煙樓而無此鞭志急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且嬾袖細字長牋以艶自媒之態又安肯諛唇佞舌以晝入時之粧是雖丈席之甚親尚恐同牀而弗察况

竿摳衣之便略無結襪之勞縱欲長松小草傾倒相依只恐斷港絕潢氣脉不接若非劉將軍肯蕞陽訪士安得韓吏部薦侯喜能詩自分飄零誰復推挽幸哉攬轡適此盍簪因挑燈共話之時起采葑不遺之念乎章屬吏收拾餘才遂使伐檀之素餐亦得好詞于黃絹且儒有強學以待問已則舊業都荒而賢者爲人所不能已

則新見絕少斷春草池塘之夢乏吳江楓落之傳謂之有文詎曰無愧訴必愛忘其醜不覺譽過其情循省缺然奬提過矣伏遇某官一代眞賢五陵間氣德高天柱而培塿弗遺筆倒洞庭而涓滴猶取向憂萬言杯水之不直今蒙一字華袞之過褒其敢不銘鏤丹心激昂素節拾塵言于几案上豈能酬王公大人之知置此身於

氷霜中庶不辱門生弟子之列

謝吳僉薦舉

如渴望飲方貢芻言若響谷鐘亟垂袞字畫諸
公之特達無今日之遭逢竊以河南之薦賈生
六太息之書顯漢武陵之推杜牧一阿房之賦
嗚唐代有偉人力挽後進然其懷恩薦口無實
汗顏器小如筲識昏似隶文思簡古恨無三歎

之遺音才欲雄深靡待再鼓而索氣項奉少蓬之語別勉依瑞節以乞靈面北方謀指南是請豈謂厚明之譽與夫老健之褒弗自愛珎輕加畀予意善誘之切則寧虛其美使自反之愧則力圖其新不然宗工奚此浪語伏遇某官經綸小試信手成風鑒裁獨高有眼如月將欲浚西江之派許令嗣南豐之香然而獎之過者人必

疑愛之深者誨亦至更祈發藥少稱品題庶幾推轂之味言紙上不爲虛矣若爲銜珠而報德門下豈少此哉

謝京尚書薦舉啓

懇緘疊布尚懷刓印之虞薦表飛來終彰維桑之念啓函拜賜環星生春竊以嚴助之薦買臣相如之逢得意俱縣里閈吹嘘雲霄然未若聽

履上屋致身筆毫之貴椎劍于手拔才霞鶩之
鄉前無古人今見盛事伏念某百窮流落一意
歸校每占大造之從遺用卜此生之窮達矧于
近制可以兼收望之不來初驚蕉鹿之失得之
甚喜旋聞塞馬之歸妻孥細讀以懷恩僚友傳
觀而送喜雖蠻觸之是非相與戰于奪則宜柰
鷄虫之得失無了時公平何有伏遇某官拔士

由巳報國以人奪于衆口之交爭畀此一寨之寡援豈徒闔郡聞者悅心遙想吾鄉譁不容口然某尚有無厭之請願埀不倦之仁政合浮圖之尖難缺爲山之簣知我者鮑叔已蒙一字之褒逢人說項斯更借尺書之譽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畀三湘歛散之司誤叨隆委望五嶺淸凉之國

正邇餘陰矧嘗試之尤難緊講明之是賴適方弛檐致綏貢由某官識自著而知微學由傳而趨約軒昂氣局等嵩岱以俱高炳蔚詞華引星辰而直上宸廷玅東朝路徧儀書寢凝香塹分符于右掖夜詢前席即載筆于左坳天眷逾深地望彌峻持紫荷之橐已居言路侍從之班建碧油之幢尚為詩書禮樂之帥齊雲不動蒸求

安流江帶山簪怳憶韓公之詠梅花雪片壹吟
杜老之詩諒八桂之難留正三槐之虛待其遺
離滋久遡泳惟深不謂相望數十驛之程乃逢
廣庇千萬間之廈兗分鄰燭豈但假于清輝覆
發蘧天更願間于謦誨精誠雖切筆舌難周

通湖南趙帥啓

指霞鶩以建臺頃焉阻拜中湖山而開府今也

來依雖不獲與郡民同望其光塵何幸得爲屬吏仰承于條教初心若負末路忻償其官地峻宗城天高郎宿玉壺寒露照世徹底清明龍匣寶刀遇事了無盤錯煩者建牙于淮漢與夫植節于江閩雨粟流錢橋帆聯絡輕裘緩帶鼓角清閑尚煩千乘之啓行來控三湘之都會嶽山增重楚水不波至於馭吏如束濕而字民則如

孤擊彊如拔薤而扶弱則如植閈湖外百年之父老無我公今日之規模三載政成九天詔下小聽尚書之履大官丞相之麻某爲貧所驅匪優而仕自玷慈恩之淡墨嘗供附邑之勾朱于思今類于復來鉛刀豈堪于再割芻職呂刑之兩聽尚慙季路之片言躑躅欲行彷徨未敢適鄉人送別皆能話前日之恩波調賤子若來必

可倚震風之厦屋聞言甚喜負擔亟前